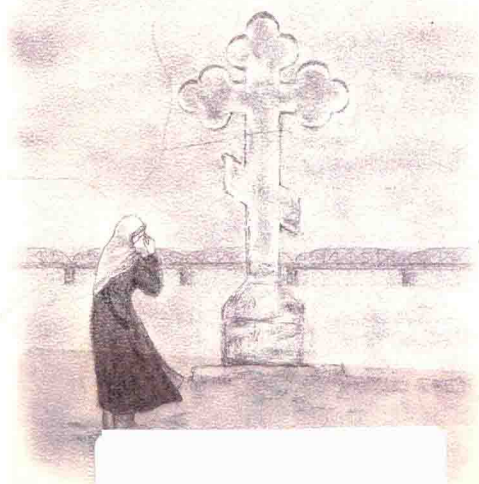


哈尔滨俄侨文学系列丛书

我的苍凉情歌

尚志发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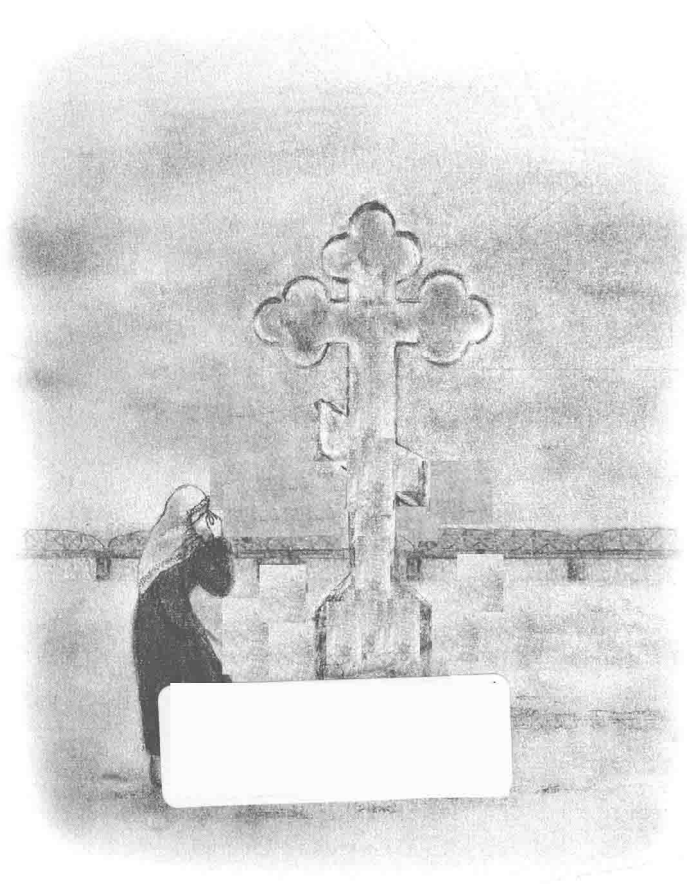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哈尔滨俄侨文学系列丛书

我的苍凉情歌

尚志发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苍凉情歌 / 尚志发著. — 哈尔滨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7. 8
(哈尔滨俄侨文学系列丛书)
ISBN 978 - 7 - 207 - 11112 - 8

I. ①我… II. ①尚…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05620 号

责任编辑:吴英杰

装帧设计:胡 泓

封面插图:胡 泓

我的苍凉情歌

尚志发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哈尔滨经典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7 - 11112 - 8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451)82308054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致读者

这套有关俄罗斯侨民在哈尔滨的文学丛书,是中国第一套专门描写外侨在华生活的系列文学作品,如此重要的盛事,邀我当文学顾问,无论是学识或资历都觉难当此任。但,哈尔滨是我的家乡,青年时代我与哈尔滨的俄侨有诸多来往,多年来我又从事中俄文化交流与友好工作,不便推辞,只好勉为其难。

我生在哈尔滨,长在哈尔滨,学在哈尔滨,哈尔滨与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饱尝过敌伪统治时期的痛苦,同时也经历了苏联红军解放哈尔滨时的雀跃,在哈尔滨这座国际化的城市里,受到特殊文化的熏陶。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离开哈尔滨。可是,哈尔滨的乡亲,哈尔滨的市容,哈尔滨的绿荫,哈尔滨的白雪,哈尔滨的钟声,松花江的涛声,以及多种民族语言的声响,一直回荡在我的心海里。

我在不同时期几次返回哈尔滨,看到她迅速地发展,也见到有些标志性的建筑被毁掉或拆除。我的故居——木板小平房——早已荡然无存,在原处修起高楼;我的母校校址已经变成旅馆。当然,哈尔滨还保留了一些旧的遗址,如横跨松花江的大桥,江北的太阳岛,连接三个区的霁虹桥,道外区的老式阁楼,南岗区的博物馆,道里区的繁华街道和中央大街及石铺的马路。可惜我没有见到一位老同学。

我当年就读的是个外国学校——基督教青年会中学,同学中除了少数中国人外,都是异民族的子弟,多数是俄罗斯孩子,还有犹太人、波

罗的海人等。他们出生在哈尔滨,在哈尔滨长大,20世纪50年代初,外国民族外迁时,俄罗斯青年很少有人回到父母之邦,更多的人选择了浪迹天涯。我们学校通用的语言是俄语,生活在他们中间,使我对俄罗斯人的过去,对他们的风俗习惯、人生经历多少有些感性认识。

1945年夏天,哈尔滨光复后,我开始在哈尔滨市苏友好协会从事翻译和研究俄苏文学工作,最终这一行成了我的职业。也许正因为这个,我和这套丛书有了今天的缘分。

我看到,丛书作者都是在哈尔滨长大的人,他们作品中的人物几乎都有混血儿。混血儿在欧洲并不奇怪,父母肤色相似,眼窝深陷,高鼻梁、蓝眼睛,或深色或淡色头发。而在哈尔滨则大不相同,因为他们是欧亚血液相交的结晶,都别具特色,长相不一般,自幼通晓两种语言,他们的感情表现也有所不同。混血的儿女形成了混血的文化,从这套丛书中也可以见到一斑。小说的书名有的虽然带有俄罗斯地点的名字如“西伯利亚”、“贝加尔湖”等,但作品写的都没有离开哈尔滨,都没有离开中俄两个民族。这些作品内容最早的涉及哈尔滨开埠初期,俄日两股势力争夺哈尔滨,一直写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人建成崭新的繁华城市。在这百年当中既有初建的艰辛,社会制度的嬗变,也有中俄(中苏)两国之间的矛盾……作品均以一些特殊事件为主线,从不同角度写出哈尔滨曲曲折折的发展。比如,有的作品讲述的是1918年出生在哈尔滨的一位俄裔青年,经历了俄国内战,最后辗转到了赤塔,已经奄奄一息。他再也没能回到故乡哈尔滨。哈尔滨成了他遥远的思念和乡愁。有的作品描写20世纪初俄国动乱,大批俄罗斯人沿中东铁路逃到中国哈尔滨,与哈尔滨各阶层人士结成生死情谊,中国义士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赶赴俄国援救受难俄国友人逃回哈尔滨。有的作品讲述的

是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哈尔滨俄侨文化界人士的一些零星故事,描绘了当时的大学教授,中东铁路职员,流浪诗人,哈尔滨交响乐团钢琴师等等。这些被战争裹挟卷入动荡生活的人,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体会到哈尔滨对他们的友善接纳和包容。有的作品内容写的是现代,以新中国建设初期一位苏联援华专家的女儿与一位在哈尔滨长大的混血儿男青年,由通信相识、相爱而发展到决定结婚。最后中苏关系交恶,导致这对青年男女不幸的结局。作品以第三代在哈俄罗斯人及同龄中国青年的视角,回溯了整个 20 世纪哈尔滨俄罗斯人的生活史,具有史诗般的感人力量。有的作品以中俄青年知识分子的爱情故事为线索,揭示了严酷的政治风云对人性的考验。有的作者本人就是中俄混血儿。他以自身童年的亲身经历,以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及五六十年代的哈尔滨历史为背景,塑造了身边的一些平凡人物的形象,再现了俄罗斯侨民在哈尔滨艰辛的生活和坎坷的命运。这些文学作品的出版,无疑将对广大读者进一步了解哈尔滨独特的地域文化起到无法取代的作用。

同时,收入丛书的作品在艺术上也各有独到之处,在展现历史的真实,刻画生活的力度,描写细节的能力,特别是在塑造俄罗斯人物形象上,展现出令人惊叹的独特成果。这无疑给当代中国文学注入了一股新鲜活力。

我这个在哈尔滨长大的中国人,从这些小说中也更深层地了解了俄苏侨民文化对哈尔滨的渗透与影响。这种影响甚至凝聚在各种建筑物上,如哈尔滨的老火车站、霁虹桥、“喇嘛台”、历史博物馆,中央大街以及石块马路、松花江边的防洪纪念塔,还有一座座六角街灯,难怪哈尔滨具有那么鲜明的国际文化风貌。

这套丛书从不同时代、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人物、不同事件,

揭示了人们在哈尔滨的生存、工作、斗争和爱情遭遇,使我这个 90 岁的老哈尔滨人不由得顿生思乡之情。我相信这套丛书对后来人会有更多的启示。

愿新一代人能细心地赏读这些作品。

高 莽

2015 年 6 月

曾经的人和故事

一部厚重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苦心经营的一个独立的人文世界。作家通过笔下的鲜活人物和惊心动魄的故事，来揭示对人类生存意义和生命价值的关注和感知。虽然这个世界对读者可能因遥远而陌生，甚至和你的生活如同隔世，但一旦走进这个世界，你会感到这里的一切似曾相识，甚至休戚相关，对于这个世界的是是非非感同身受。这就是文学即人学的本真魅力。成功的作品会唤起读者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思考和感叹。

哈尔滨曾是一座构筑复杂而文化多元的城市。

20 世纪上半叶依然是列强主宰世界，战争解决纷争，利益界定是非的年代。战争、动乱席卷欧亚大陆，搅动着每一个角落，牵连着每一个人的命运。在这个苦难进程中崛起的哈尔滨，既有国际利害冲突，也有经济文化的交融。中东铁路的修建，洞开了这座城市多元文化的门户，大量中外移民涌入这座城市，寻找生息发展的机遇。同时涌入这座城市十数万为躲避战乱的俄罗斯侨民，他们带着忧郁的表情跨过国界，走进这座城市，期盼着把这里当成“避风港”。他们在这里固守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营造着自己的家园，这里相对宁静的生活环境一度被视为安居者的“天堂”。但历史的波澜依然冲击着这座开放的城市，他国异乡的生活并没有安抚他们不安的灵魂，俄罗斯境内的烽火依然牵动着他们躁动的心境。

小说的故事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展开的。

格林达生活在贝加尔湖旁的一个小村子里，由于战乱，她随父亲索伊特来到哈尔滨。同时来到哈尔滨的还有两个年轻的朋友布雷和马克西姆。暂时的喘息并没有让两个年轻人安静下来。政治理念上的分歧

让两个年轻的朋友选择了分道扬镳。“十月革命”后布雷加入了白军，马克西姆加入了红军，各自返回到俄罗斯境内两军对垒的战场。

两个朋友的离开让格林达陷入迷茫和痛苦之中，她留恋哈尔滨安逸温馨的生活，不愿意失去两个朝夕相处的朋友，更不愿意他们返回俄罗斯在战场上兵戈相见。她冒着生命危险，在铁路交通时断时续的情况下，只身返回俄罗斯，回到贝加尔湖畔，寻找布雷和马克西姆，决心把他们带回哈尔滨。也许是精诚所至，格林达奇迹般的在战场上见到了布雷和马克西姆。两个为俄罗斯而战的年轻人，虽然幸免于在战火中伤亡，但在三个人团聚的幸福时刻，为了在暴风雪中保护格林达，他们把自己御寒的毛毯加盖在冻昏的格林达身上。他们保护了格林达的生命，两个年轻人却冻死在酷寒的贝加尔湖畔。

失去朋友的格林达内心充满愧疚和绝望，残酷的现实让她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格林达返回哈尔滨，准备在接受神父的洗礼后，去天堂与父亲和两个朋友重逢……

小说以少女格林达的命运为主线，塑造了一系列俄侨人物形象。作家笔墨酣畅，故事情节生动，人物个性鲜明，再现了旅居哈尔滨俄侨群体生活真实图景。无论是格林达、布雷、马克西姆、小马车夫阿廖沙，还是老一代的索伊特、梅列霍夫、阿列娜、洛丽娅、列宾，他们的政治理念，宗教信仰，对爱情的信念，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无不打上那个动荡年代在他们身上留下的深深烙印。他们生活在这座城市里，不仅保留着他们传统的文化和生活习俗，还坚守着笃信的宗教生活，庄严的教堂钟声，神圣的东正教洗礼，神秘的西伯利亚古老部族的“跑冰”遗风，在作家笔下凝聚成一幅幅浓墨重彩的多元文化城市历史画卷和宽厚包容的站立姿态。

文学的使命是关注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命运，探求和表现个体生命的价值和生存理念。作家在小说中客观地再现了大历史的风云，更多的笔墨倾注在被历史风云驱赶的不幸人物的命运上。他们躲避战乱，离乡背井，依然坚守着精神上的家园，他们追求幸福，向往光明，渴望在

这个可以栖身的城市里过上和平宁静的生活。但命运弄人,这些在历史风暴边缘挣扎和行走的小人物,只能回归到逼仄的空间里,在普通人之间抱团取暖中才能寄存不幸的躯体和不安的灵魂。社会与人或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个难解的试题,也是作家在人文关怀中苦苦追寻而难以释怀的情结。小说中格林达的最后归宿,正是作家对普通人物命运的无奈中寄予的希望。

尚志发先生是我数十年的老朋友,从“文艺青年”时代即有甚密的交往。彼此为人做事称得上了如指掌。在当今多变的社会环境中,他特立独行的人生阅历多彩而丰富。他当过兵,在企业工作过,办过函授大学,编辑过纯文学期刊,在出版局工作时,又毅然放弃铁饭碗,辞去公职做了所谓自由撰稿人,是早期脱离体制寻求个人发展的作家。

这一切源于他对文学的钟爱和执着。

像所有执笔写作的人一样,他喜欢读书、买书、藏书。他兴趣广泛,视野开阔,思想敏锐,勤于思考,有独立的见解。相比之下,我这个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人,在他面前受到不少的启示。我们之间也常有争辩,但从来没有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他写作勤奋,涉猎面广,写小说、散文、随笔,写舞台剧、歌剧,考据地方文化和历史遗迹。当作家并不是什么浪漫的职业,人间烟火,柴米油盐,一样不能少。为了生存,他也写与市场结合的电视剧,而且收获颇丰,影响也很大,日子过得也算滋润。

尚志发先生最新创作的这部长篇力作,读后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的写作探索和对现实与历史的思考,为我们营造了一个独立的人文世界。这个独立的人文世界与我们这座城市休戚相关,是我们这座城市曾经的过往,是这座城市斑斓色彩的一部分。尽管人类文明进程发展到今天,这个世界仍然需要区分彼此和你我,有着国家和民族的界线。但人类共同的梦想让我们的回顾百感交集。普通人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并不奢侈,但历史的进程往往忽略了这普世的需求。小说有着不可替代的悦阅功能,我愿意向读者推荐这部小说及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尽管有时间和民族的隔阂,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交流起来不会有多

少障碍。何况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至今还留下许多过往的遗迹。

走进这个故事,你会对这座城市有更多的了解。

李五泉

2017年7月10日

我从贝加尔湖岸边的里斯特扬卡小站，登上西伯利亚大铁路刷着青、褐、绿三色的列车。走走停停了十三天，终于在1922年1月10日傍晚，列车才缓缓驶进了哈尔滨火车站。停在月台的车头喷出的蒸气淹没了整个站台，弥漫着难闻的煤气味儿，蒸汽中的煤屑让人不敢睁开眼睛。好在蒸汽很快被凛冽的北风卷走了。背着父亲留下的帆布口袋走下火车，当双脚踏在站台上时，我虽然早已有有了心理准备，在心里默念“一切都将结束！我和亲人将一道复活”。我的心里仍然隐隐作痛。我不能停留在站台上，不能再有杂念，我必须马上出站去！于是，我加快了脚步，穿过精疲力竭的人们，第一个走出哈尔滨火车站。看到车站出口前冰天雪地中等待客人光顾的那些马车和俄国雪橇，我本能地回避起来，我甚至心生恐惧。黑暗中，我闻到了车夫的酒气、草料与马粪的味道。我害怕看到车夫们眉毛和胡须上结的冰凌，这样会让我马上想起他们，想起父亲和布雷还有马克西姆！我急匆匆地一直朝东走去，尽快逃离了车站。

路很熟。过了东边的铁路大木桥进入埠头区，沿军官街再走新城大街，穿过东商市街就到了哥萨克大街，我家住这条街的11号。虽然天很黑，也不过只是傍晚五点钟左右，我要走的街道空荡荡的，几乎没有行人。半明半暗的街灯只有新城大街和中国大街才有。这天是那一年中最寒冷的一天。即使在黑暗中也能看见哈尔滨路面上被严寒冻裂

出的一道口子，此刻没有一丝风，干冷干冷的。头上不时听到树枝被冻折时发出清脆的“咔嚓”声响。我的眉毛上很快就结了霜。

天彻底黑了。在商市街和中国大街的十字路口我停下来，不远处，两个白俄巡警带着两辆马车，停在中国大街上，街边横竖躺着两具尸体。每年这样严寒的季节都会有人冻死在哈尔滨的大街上，而在中国大街上冻死的大多是俄罗斯的酒鬼。两个巡警一个高些，一个矮些，那高的在死尸身上寻找证件，矮的则举着马灯照明。第一具尸体的证件找到了，那巡警把一个小本子举到马灯下看了一会儿，便说：“退役军人！阿穆尔军区少尉，伊万·格里高里……”

举马灯的不等同事念完便大喊：“送这位格里高里先生去圣伊维尔教堂，让这位老爷早点儿上天堂吧！”

高个子巡警朝马车夫挥挥手：“过来！过来！快点儿！阿廖沙，送少尉去圣伊维尔教堂！”

停在不远处的小个子叫阿廖沙的车夫拉着马缰绳把马牵过来。我看得清清楚楚，这是个十四五岁的俄罗斯少年，他和高个子巡警把尸体迅速地抬到车上，然后他跳上了车，“驾！驾驾！”少年挥鞭从我身旁驶过时看到了站在街口的我，便回头朝我笑笑，很快就消失在夜色里。

我久久地站在街口望着黑暗中毫无踪影的少年驭手阿廖沙。巡警们如何处理的另一死者我无心关注了。此刻我心中再次涌起剧烈地疼痛，泪水充满眼眶。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流淌，我飞快地在北风中走着，不知是否有人看到我，更不知看到我的人是什么神情。眼前一闪掠过的少年车夫，不就是当年的布雷吗？布雷！我一生唯一爱过的少年！男孩子！男人！已经永远地离我而去了……

我的脚步越快，越是无法控制内心的伤痛。布雷也是在阿廖沙这样的年纪做了四轮马车的车夫。他第一天驾驭马车，我是他的第一个

乘客。早晨，他把马车赶到哥萨克街我家门前，隔着白色栅栏院墙大喊着：“格林达！格林达！快出来看呐！”我像只小母鹿一样飞奔出房门，又飞奔出白色栅栏院门，一直飞奔上马车。布雷高兴地抖一下缰绳，大叫一声：“驾！我的四轮马车！飞起来吧！”我们的马车不停地奔跑着，从哥萨克街拐进炮队街又一直跑向江边。布雷不停地喊叫着：“飞吧！我的四轮马车！飞吧！飞吧！”

小布雷在我眼前，在我心里喊叫着……我不敢再想了，我止不住哭泣。尽管一年来我一直按照万尼亚神父的训谕不去想他，也不想马克西姆和父亲，不想过去的一切。在老家贝加尔湖的索伊特村的日子，我没有掉一滴眼泪。今天走下火车，两脚落在哈尔滨站台那一刻，我仍极力控制自己。但这时我已经无法控制，我哭得两眼昏黑，咽喉疼痛，我禁不住飞快地奔走，好在大街上没有行人，好像在故乡索伊特村一年的压抑就等这一天，我等着到哈尔滨大哭一场！我剧烈地抽泣着，因鼻塞而呼吸不畅……这个叫阿廖沙的少年车夫，他为什么会引起我如此悲伤呢？其实，那一刻，我也许正在寻找发泄自己内心痛苦的任何一个理由……即便不是因为这位少年车夫，我也会在临近家门时控制不住我的爆发，也许是沿街的花店，咖啡店或小教堂，或街口上那棵粗大的老榆树、水井、栅栏墙，总之，任何一个东西都可能是引起我痛不欲生的理由，我竟拐进了炮队街，一直朝江边走去。到了江边的警察街时我完全迷乱了，眼前只有白茫茫的大雪，站在街口认不出这是什么地方，我停下脚步，坐在路边雪地上，大街上没有人，也没有马车走过，如同在山林里一般寂静。我闭上眼睛不想走了。为什么要这样？我不知道，夜里坐在雪地山林里对于我不是莫大的幸福吗？我慢慢闭上眼睛，多美妙啊！我希望回到贝加尔湖的那个夜晚，和我爱的人依偎在一起等待死去、说了一夜情话的夜晚……遗憾的是我还没来得及进入梦乡，昏昏

欲睡中被人叫醒：“小姐！快醒醒！看在上帝的份上！”朦胧中我听到了呼唤声，声音充满焦急，充满哀伤：“小姐……快醒醒……我是上帝派来的车夫……小姐！上帝啊，您总算醒啦！”

我睁开眼，夜色中看到眼前竟站着那个少年车夫阿廖沙！是阿廖沙！就是拉走俄国军官尸体的少年车夫阿廖沙！

我轻轻叫一声：“阿廖沙！”

阿廖沙惊恐的眼神看着我：“小姐……您认得我？”

我点头应了。

“请叫我格林达吧！”我说。

阿廖沙不再疑惑：“格林达小姐，您坐过我的车吧？一定是！您坐过我的马车。”

我只是看着他，不知如何回答他，只好又点点头。

“小姐，上车吧，我送您回家，天太冷会冻死的。”说着阿廖沙伸出手，我没有一点犹豫就把手伸给他。我的两条腿已经是僵硬的了，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迈开步子，我试着抬起左腿，右腿却迈不动，我用手使劲拍打双腿，过了一会儿，才踉跄着走了两步。

阿廖沙说：“格林达小姐，请把手搭在我的肩上！”

我没有犹豫，用右臂搂着阿廖沙的肩膀朝马车走去。虽然只有二十几步的样子，我竟然如同翻山越岭般艰难，当我几乎是被阿廖沙抱上车时，我眼里的泪水再也止不住了。他肯定没有察觉我的泪水和我急促的呼吸，他把一件羊皮被子盖在我身上，然后十分麻利地坐到车夫的位置上，回头问我：

“格林达小姐，送您去哪？”

我哽咽着告诉他：“哥萨克街 11 号。”

那天真的特别冷，少年车夫用手挡住寒风，回头说：“好，我知道了，

送小姐去哥萨克街 11 号!”

很近的一段路,我的思绪还没来得及理清楚,阿廖沙的马车就把我送到了哥萨克街 11 号我的家。看到装满我一生的小院子和小院子里的木房子,我知道家里已空无一人,不会有任何生气,没有人迎我进门,连狗也没有,悲痛又一次充满全身,我竟然失声痛哭起来,我忘记了身后还有提着马灯的阿廖沙,忘记了谢他,忘记了付他车钱……

“格林达小姐……”他叫了几声我才听到,惶恐的阿廖沙帮我弄开院门,搀扶我进院子,又帮我敲开了门锁,推开房门。他迷惘地问:“小姐,这是您家吗?”

我抽泣着点头应着。阿廖沙惊愕地看着我:“格林达小姐,您要我帮忙吗?比如生火,点着壁炉……”我竟然情不自禁地或者说下意识地点头应着。

阿廖沙麻利地放下马灯:“我把壁炉的火生起来吧?”

我点头。

阿廖沙又说:“您还要喝热茶的!”

我点头。

阿廖沙朝我微微一笑,眼睛亮晶晶的,露出了白牙。他转身出去找烧柴了,一会儿抱着一抱松木样子进来,那是父亲从前劈好的,摆放在院墙下,堆着长长一垛。阿廖沙把结着冰雪的松木样子一根根放进壁炉,用他的马灯点着了一小把木屑头,很快壁炉就生着了。开始炉子里的冷气排不出去,烟便从炉门冒出来,顿时满屋子都是生烟的味道,呛得我和阿廖沙都咳起来。看着阿廖沙转来转去,我心里平静了许多,毕竟我是经历过贝加尔湖风雪的人,我的腿已经行动自如了。我去开门通风,放出不断从炉子里冒出的生烟,过了一会儿,壁炉才呼呼地叫着烧起来了。阿廖沙又出去抱来一些木样子。然后他向我脱帽致意:

“小姐，晚安！”

“您？您要走了吗？”我竟然说出这样傻气的话。

我看着阿廖沙，这时才发现他还是个孩子，满脸的奶气，生炉子时，壁炉的烟灰弄在阿廖沙的脸上一条一块的，我禁不住伸手为他擦去脸上的灰土，我的手指刚刚触到他的皮肤，他的脸突然红涨起来，他几乎不知所措，慌张得不行，一把抓过马灯便冲出屋子，回头喊了一声：“晚安！格林达小姐！”接着，听到屋外阿廖沙童声奶气吆喝马的声音和车轮碾着雪地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一会儿，就什么声音也没有了。

我久久的站在房里，一动也没动，我完全忘记了向他说声谢谢，更忘记了付给阿廖沙车费。没有了阿廖沙的马灯，屋子里是黑暗的，只有壁炉门泄出的火光不停地闪亮着。我坐在炉旁，打开炉门，红光和热气扑到我脸上和身上。找到蜡烛点着了，我把蜡烛插到烛台上，烛台就在壁炉旁，我坐在炉旁从前父亲每天坐的沙发里，看着墙上父亲的画像在烛光下显得格外幽暗。炉火的红光也只照到画像下面的墙上，却照不到父亲的脸上。墙上的父亲亚麻色的头发和胡须，额头宽大，像追风的鹰的眼神，脸颊消瘦很少皱纹。所有熟人都叫他酋长。父亲在贝加尔湖老家时，湖的四周村子有几个部族酋长和父亲是好朋友。他们都喜欢喊父亲“索伊特酋长”。父亲也不反对，“索伊特酋长”这个名字或者是绰号就叫开了。哈尔滨的沙皇，中东铁路局长霍尔瓦特，一次在马迭尔饭店看到父亲说：“索伊特十七？这是什么名字？什么意思？这是俄罗斯人的名字吗？”

父亲坚定地回答：“不！不是！我不是俄罗斯人！”

霍尔瓦特瞪视父亲：“您的相貌、肤色、头发还有声音都告诉我您就是一个俄罗斯人，一个生活在亚洲的俄罗斯人，也许您是吉尔吉斯人？”

父亲说：“不！不是！”